

【美】特·奎恩·哈金斯 著

金 丽 译

走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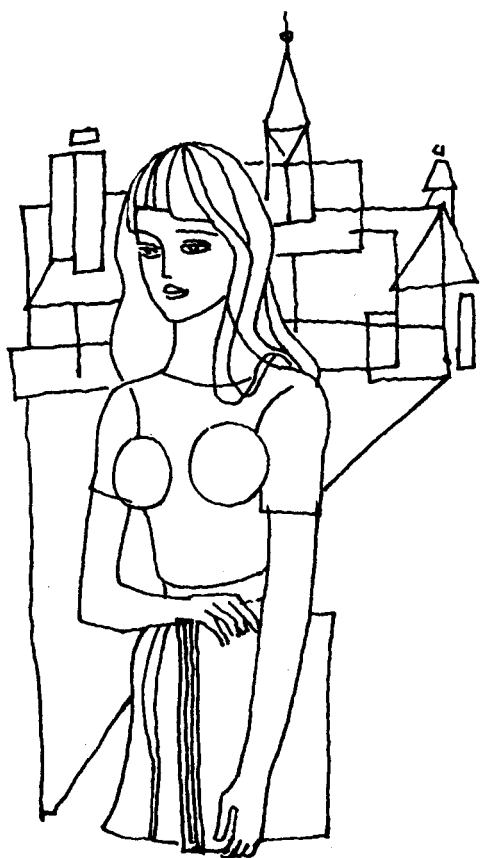
Zouxiangshenghuo



走向生活

珍妮特·奎恩·哈金斯 著

金丽 译



希望出版社

走向生活

〔美〕珍妮特·奎恩·哈金斯 著

金 丽 译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94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9—0911—8

I·114 定价：2.10元

目 录

1.憧憬未来	(1)
2.选择	(11)
3.琼和克雷格	(18)
4.友谊	(28)
5.走向生活	(36)
6.校园二三事	(47)
7.给托妮的信	(57)
8.第一课	(62)
9.彻底决裂	(72)
10.开心的一日	(81)
11.结识新朋友	(87)
12.第一篇论文	(94)
13.撰稿	(101)
14.校刊风波	(106)
15.大闹食堂	(113)
16.琼变了	(120)
17.难忘的生日舞会	(124)
18.情深义长	(135)

1. 憧憬未来

“还有多少？”看着桌上一堆堆的信封，托妮有点儿犯愁地问。

琼飞快地数了一遍。“大约一百五吧。”

托妮叹了口气说：“我原以为至少还有一千个呢。我们一直不停地干，我的舌头上粘了很多胶水，一开口说话，胶水就紧紧粘住我的牙齿，我只好在说话前先发个‘T’或‘H’！”

琼忍不住笑了，“我给你放了蘸手的湿海棉，谁让你用舌头舔来着。”

托妮看了一眼琼的桌上，突然又很严肃地说：“老实告诉我，琼，你认为我们今晚能干完吗？”

“不知道，托妮。”琼叹了口气说：“这要看我们能继续再干多久才感到烦。现在，我一闭上眼，就觉得有一个个信封在我周围打转儿，你怎么不去找一份别的工作挣钱呢？”

托妮那蓝色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她很痛苦地看着琼。琼不敢直视她。托妮说：“我原以为干这个会挣很多的钱。今年暑假我们花销太大，开学以前，我总得买件新衣服。原以为一天就能把这些信装进信封里再封好信口，想起来好象轻而易举就发财了。”她伸了伸右臂，几打信封象大大的雪片似地落到了地板上。

琼不禁笑了起来。托妮对琼报以微微的苦笑。她脸红了。

“对不起，”琼说：“我知道我不该笑，但你必须承认，托妮，自从上了高二，你就一直过着拮据的日子。照这样下去，我看以后一、二年内，你的日子也不会很快好转的，你应该找个别的什么干的，不是吗？”

对琼的这番话，托妮并不以为然，“给你透个信吧！琼，你别忘了我准备出名，并将很富有，瞧着吧，也许有一天，我要在纽约购买房地产，还要在法国买一幢别墅呢。”

“我希望那时你的法语能运用自如，”琼善意地嘲讽着，“不要忘记因为你那蹩脚的法语，有好几次险些出了洋相。”

“可是，最终我并没有掉进威尼斯的运河里，而有的人却掉进去了。”托妮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叫人更开心了。”

“看你幸灾乐祸的样子！如果当时你也注视着另外一个人……你也许同样会掉下去的。”说到这儿，琼的声音有点变了，她把头转向窗外。花园里，她的父亲正在修剪草坪。

托妮靠近饭桌，挽住琼的胳膊，“请原谅我好吗？刚才我是信口开河。”托妮说：“我这个人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琼勉强地笑了。“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不觉得卡普里岛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吗？总的说，我们的欧洲之旅是令人愉快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总以为那一切都不是真的，好象是看了一场电影，而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托妮点点头说：“是那么回事儿。过后，我也觉得象是

做了一个梦似的。那个月我每天都很兴奋，参加法国俱乐部旅行确实不错。今天参观博物馆，明天去教堂，后天呆在旅馆聊天。虽然旅行已经结束了，我似乎仍能不时地感受到那种快乐。不过，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今后四年的学习了？我们得认真制定一个计划。静下心来学习是咱俩的当务之急。”

“是应该想一想上大学的事儿。”托妮说：“静下心来学习是应该的，不过我不能等进了大学再学。你想想，学校里将有许许多多的新伙伴，也许他们都想和我这样的人交朋友。说出来也许你不信，我能在四年内和他们全部成为朋友。”

琼大笑起来，“托妮，你算是没治了。”琼说：“你脑子里的那点儿东西我早就数算清楚了，你说的他们恐怕就是男孩子吧？男孩子，男孩子，你一天到晚就想男孩子了，我说得对不对？”

“才不是呢。”托妮说着做了个鬼脸。“我已经老了，也更成熟了，男孩子们才没劲呢，应该说是男人们。”

托妮说完笑了，琼也跟着笑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托妮说：“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象你那样喜欢学习。实话跟你说吧，以前学习时，我是尽混日子了，以后能否跟上学院的课程，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别担心，会跟上的。”琼热情地鼓励着。“任何人只要对一件事感兴趣，全身心地投入，没有做不好的，大学里有很多选修课都是你愿意学的，况且说了，我也会帮助你的。咱俩住在同一宿舍，其实，象你这样的人只要把一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就不会学不好。不过，你要放任自流的

话，就不好说了。”

托妮弯下腰去把放在脚旁边的大书包打开，又倒出一堆信封。“我真高兴我们住在一个宿舍。”她说：“设想一下，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住，该有多乏味。也许她睡觉打呼噜；也许她是个十足的学习狂，每天熬夜；也许她常常发臆症，睡得好好的突然出走了。如果你当初进了俄勒岗那家私立大学的话，我们俩的生活就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托妮说：

“我说得对吗？”

琼笑了起来，“你说的是罗斯蒙特。别只顾说话，瞧你折的那几个信封。”

托妮的嘴一下也不能停。“你是否对没上那所私立大学感到后悔呢？我觉得你还是忘了那件事吧！”

琼抬起头来，把垂在脸前的头发甩到了后面。“我已经忘了。”她故作轻松地说：“去那儿上学固然好，可现在我却能和你，还有克雷格在一起，不用再费劲苦学了。”

说着，她继续折信封，装信。托妮摇摇头，“自私地讲，我们很高兴你未被那所大学录取，一想到我将要独自上四年大学，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非常明白，这件事对你的打击有多大。”说到这儿，她抬起头来，看着琼笑了笑。

“我从不和任何人过不去，但你不得不承认，我很有想象力！”

“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呢！”琼舒展眉头说：“还记得你上七年级被赶出安妮尔合唱队时的事吗？不是和人过不去是什么？”

“那只不过发泄发泄心里的怨气罢了。”托妮说：“想一想，如果当时我有幸成为女演员的话，现在也用不着面对这

些信封了。”

琼点点头说：“有时，我真羡慕克雷格，他真幸运。”

托妮笑着说：“克雷格长得很帅。可一年前认识的那个家伙也还是很有魅力的。”

琼耸耸肩，继续着手中的活。“不知道，我想这也许算是爱吧。”

“是吗？”托妮说：“不对，我总以为那段感情纠葛太缺少传奇色彩了。知道吗？琼，我准备和州立大学所有的男生交朋友，我还要分你的一个伙伴，只要克雷格不干涉就成。”

“先管好你自己吧。”琼说：“我没兴趣和那帮家伙交朋友。所有的都是你的，我有克雷格就足够了。”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我希望学校能尽快把宿舍打扫干净并分配妥当，我想知道咱俩的房间是否紧邻他的房间。”

“要是咱们的宿舍在那棵大橡树底下就太棒了！”托妮说。

“我也这么想，那样的话，热天我们的房子就会又舒服又凉快。”

“我才不再乎天气不天气的，主要为了夜里回来晚了，能顺着树干爬进房间。”托妮说。

“学院知道了可不得了，”琼提醒说：“你可不要从那儿爬进爬出的，你也是成年人了，再说了，走门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看着眼前一堆堆的信封，琼叹口气说：“我们赶快弄完这些讨厌的信封。然后，去楼上我的房间。”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她俩埋头苦干，很少说话。工作快收尾时，门铃响了。琼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位面带微笑

的邮递员，手里拿着一封给她的挂号信。琼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信，信封长长的，很薄，信封的左上角印着一片树叶。信封上写着“罗斯蒙特学院”。端详着这封不期而至的挂号信，琼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邮递员走了。琼关上门，撕开信口，只见上面写着：

亲爱的格兰妮·琼：

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经过审核，你已经被本院录取了。我们将为你于今年秋天进入罗斯蒙特学院学习提供方便。如果你愿意的话，接信后，请填好随信寄去的表格，速寄回。

（注：学费、杂费、担保金、房租等亦请尽快寄来。）

静候你的回音

学院教务处

看完信后，琼把信又装回信封里，然后塞进口袋里。

“谁来的信？”托妮停下手中的活问道。“有什么好消息吗？”

“几张商品推销广告。”琼若无其事地说：“鬼知道为什么要装在挂号信里寄来。听着，托妮，这些信封真让我头痛了，我们俩休息一会儿好吗？”

“当然可以，”托妮看了一下手表说：“哎呀，不行，没想到我们干了这么长时间，怪不得我的舌头感到象皱纹纸似的。我该回家了。”

托妮走了。琼关上了门。没把来信的内容告诉托妮，使琼似乎有一种负罪感。她对托妮向来是什么事都不隐瞒的。

但今天，她有一种预感，那就是托妮不会理解为什么罗斯蒙特的来信会使她感到烦恼。她压根儿也没料到一封信竟使她不得不面临一次她并不情愿的选择。她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了。她双手都有些发抖，也许是由于刚才不停地摆弄那些精制的信封，也许不是。托妮走了，屋子里到处堆满了信封。

“我究竟是怎么了？”琼自己问着自己。她机械地从厨房穿过饭厅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你已经决定了，想改变主意已经太晚了。”她自言自语地说。

琼感到心里很乱，不由自主地在卧室走了几步，又朝卫生间走去。她拧开水笼头冲了一下脸，冷水的刺激使她镇定了不少。“我必须出去走走，”她想，“要不然，爸爸和妈妈会问怎么啦。”

“爸爸！”她冲着面临后院的窗户说：“我想出去散会儿步。”

“真有趣，”她父亲对她说：“赶吃饭前回来。”

琼无目的地在自家屋子周围溜达。她脑子里乱哄哄地，周围的一切都没能引起她的注意。这时，天上下起了小雨，使得炎热的下午顿时凉爽了许多。在意大利时，天气也很热，那几天里，她很想每天都下些小雨，因为她觉得在雨中游览，情趣更浓。濛濛细雨就象雾，落在树叶上和花上，琼的头发上也落满了水珠。她的T恤衫很快就湿透了。不过，她并不在乎这些，这灰濛濛的雨天正和她此时的心情一样。

琼一直走到了通向水边的小山坡上。港口还离得很远，眼前是黑色的小岛和翻滚着灰色波浪的大海。西边，太阳在远处的小山后消失了，黑云布满了天空，看来要下大雨了。琼心事重重，她并不想躲避这场即将来临的大雨。在今天

接到信以前，她一直盼望和自己的好友一起读四年大学，这儿离家近，一定会更安全，更舒服的。而刚才那封挂号信，一张纸就把这一切全给打乱了。

琼一边走着，一边轻轻地拍着裤口袋，她能够感觉到那封信在她的紧身牛仔裤上凸了出来。“为什么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我去。”琼生气地想。在接到这封信之前，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以前她曾盼望能进一所大的州立大学，而这封信曾提醒她，她是多么渴望和同学们一起坐在罗斯蒙特的小教室里，就象以往一样愉快地听老师讲课呀。教授使劲盯着她，并说：“格兰妮小姐，你好！”

港口和小岛之间驶过拖船，它不时地发出沉闷的汽笛声。一会儿，就消失了。琼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父母曾在她上高中二年级时的一个秋天，带她去过罗斯蒙特，她当时对那儿的高大建筑物墙壁上长满了常春藤印象很深。那里有宽阔的草坪，整洁的花池。图书馆里散发出陈旧书籍的气味，古典风格的教室，墙上嵌着黑色的、富丽堂皇的条板。在她看来，这儿的一切都和其它大学不同。一位学生领她观摩了一节最精彩的课。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跟教授讨论。

她中学的英语老师安排她会见了英语系主任巴顿先生。巴顿先生高高的个子，他不同于女教师们初次见面先寒暄几句，而是直接了当地问琼有关她喜欢的莎士比亚作品；问她喜欢的作家是谁；哪位作家她又最不喜欢；问琼曾写过些什么；还问她计划写些什么。他问了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琼回答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显出了十足的孩子气。接着巴顿先生告诉琼，你的英语老师确实为我推荐了一位高材生。但

是，他继续说：“我相信你对我们招收新生的有限名额是很清楚的，我们每年不得不刷下去很多象你一样有才华的学生。”

琼走了。她不知道是否有希望被录取。随后的几天中，她不止一次地回忆与巴顿先生的会见和由于害羞而把老师的问题回答得一塌糊涂的窘况。

到了四月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发了录取通知书和没被录取者的名单。琼自己说服自己，无论如何还是在离家近的州立大学好。她开始盼望罗斯蒙特不要来通知。她希望能和托妮在一起学习。可是到了后来，罗斯蒙特居然来信了，信中说她被列入了待录取者的名单中。这时她才真正感到了失望。而在同一天，她又收到了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立刻填好所有的表格寄了回去。

当琼把这些告诉克雷格时，他说：“噢，我很高兴你没有去那个地方。他们会把你变成书呆子的。我听说那儿最大的特点就是晚上9点钟关闭图书馆。而当我来跟你度周末的时候，你带我去图书阅览室，那多令人神往。”

“有意思。”琼说。她把克雷格一把推开，然后开怀大笑起来。“你知道我对凯威先生太生气了。如果不是他坚持让我申请罗斯蒙特的话，我永远也不想去那儿。”

克雷格抱住了琼的腰，“那时你很想去，是吗？”他问。

琼点点头，琼抬头凝视着克雷格。“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以前，我从未到过类似的地方，你几乎随处都能感到各种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那地方是那么的安静。我会在那儿更刻苦地学习的。”

克雷格对她笑笑说：“现在你似乎非常讨厌州立大学，讨厌我。”

琼回报她一个微笑说：“正相反，我不想去罗斯蒙特的原因，”她悄悄对他说：“是我不想离你太远。”

克雷格轻轻吻了一下琼的鼻子，然后他俩朝家走去。

想到这儿，琼笑了。最后琼上了州立大学，克雷格别提有多高兴。而托妮没有琼的话，也许永远也不会申请州立大学。在琼没跟她讲自己的计划前，托妮一直在社区大学上课。琼的决定让他俩都没感到失望。

“州立大学有很多优点，”琼想：“首先是费用没有私立大学贵，其次离家又近，几个星期就可以回一趟家。还有克雷格也会去那儿上学，我们俩每天都可以见面。我还可以和托妮住一个宿舍。”

2. 选 择

“这么说，你是想拿这些画了？”第二天托妮问道，她手里拿着一张画，上面画着一条巨龙正朝山上猛扑过去。

“太漂亮了。”琼说。

“你说过那张鲜花的画太乏味了，”托妮说：“我们只好作出决定看你想拿哪一张？”

“我们先想一想，然后再决定。”琼说：“我们还不知道宿舍墙上有多大地方可以贴这张画。”

“孩子，你今天的情绪不太对劲。”托妮说着顺手把广告画丢在了琼的床上。“我原以为你和我一样想把事情准备就绪。离开学不到一个月了，是什么使你这么烦恼呀？”

琼没有把罗斯蒙特的来信告诉克雷格和托妮。她想尽快把它忘记，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琼对自己已经选择州立大学很有把握，但她很清楚，她今后的生活该会是什么样的。她不断地读着罗伯特·弗罗斯特有关路的《不悔》中的两句诗：

在生活的岔路口，我必须作出选择，

但命运不知将把我引向何方。

直到这时，她还没有认真想过她应该怎样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她读完了中学，学了所有应该学的功课，按时完成作业，而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她申请上大学，是因为上大学是上完中学后的又一学习阶段。她去罗斯蒙特

是因为老师要推荐她，而她选择州立大学是因为离家近。上了州立大学只是因为罗斯蒙特没有录取她。罗斯蒙特的通知书迫使她不得不做出一次重大的选择。这一选择事关重大。

“那幅画没吓着你吧。”托妮说着把画重新卷好，放回画筒里去。

“你在想什么？”托妮又问。此时她舒服得象一只猫一样躺在床上。

“我在想今后的学习生活。”琼说：“我开始明白了，我们已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迈开了新的一步。现在的选择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不是吗？”

托妮耸耸肩，“我看没那么严重。”她说：“选择学校固然挺重要，但如果主意改变了，你还可以随时变换自己的专业嘛。而唯一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如何通过考试。我要想一想我们该走的路。否则会后悔的。”

托妮转过身来，用责备的眼光看着琼。“嘿，别那么愁眉苦脸的。”她说：“你遇事总比别人想得多。我从来不多想，而且似乎总能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所以，你应该向我学着点，大学毕竟不是世界的末日，有多少人入学考试不及格，甚至根本不上大学。他们不也过得很自在吗？有些人甚至成了富翁，有些人成了著名人士，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仿佛你没有去了只接收一流学生的罗斯蒙特，不是事实。你会说你已经全部通过了各门考试，而你的教授又很喜欢你，你甚至还有男朋友在校园等你，你会过得非常愉快的。”

琼勉强笑了笑，“我想也是这样的。”她说：“但无论如何我感到不安。”她凝视着窗外，一辆摩托车正向坡上开

去，发出噗噗的声音，“那不是你弟弟吗？”琼说。

托妮跪在床上，“看上去像他。”她说：“我奇怪他在干什么呀。他没说要回家吃午饭呀。我妈妈整天只忙她的雕塑创作。要不是我每天出去买罐头和包子，我们恐怕几天都吃不上饭。”

“没错，他肯定是来找你的。”琼说这话的时候，摩托车停在了路边。

托妮飞快打开窗子。

“嘿，小伙子，”托妮高声叫着，琼朝两边看了看，是否有其它邻居在外面。接着托妮转向琼。“哎，真扫兴，根本不是罗姆。”她这么说以便她弟弟能听见。

“托妮，”小伙子叫了一声，同时朝开窗的地方望来。

“找我吗？威尔？”托妮高声问道：“还是，你想想看，琼是否要请客？”

威尔站在路边，他用手遮住阳光，同时抬头看着开着的窗子，“听着，托妮，你现在赶快回家一趟，爸爸出事了。”

“什么？爸爸出什么事了？”托妮尖叫起来。

“他干活时摔了下来，人们把他抬到了医院，妈妈已去了医院，她让我来叫你。”

“噢！不！”托妮呜咽着，一下从床上滑下来。“不，爸爸，我这就去，我的鞋在哪儿？”

“鞋在这儿，托妮。”琼扶住托妮。“你行不行？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不用了。”托妮说着一把从琼手里拿过鞋子，很快穿上，但仍直直地站在那儿。“摩托车后座上坐不下两个人，